



息軒
安井
著

息軒遺稿

三

15
1588
3



門15
號1588
卷3

冊四
號五文
函十



息軒遺稿卷之三

南山書屋記

山某首... 息軒安



信陽伊奈郡有南山焉，峰秀而谷幽，鬱然盤於數里，稟其氣而生者，曰岩崎良甫，年十六，學鑿於尾之柳田，良作，良作奇男子也，長不滿五尺，黑而髯，眼光罔罔射人，能日行四十里，性敏而好學，嘗著未雨綢繆三卷，詳論夷患，最精夷事，尾公欲祿之，逃而隱於山，賣藥自給，置一筐於戶側，求藥者投錢於筐中而去，未嘗較多少，良甫從遊三年，盡得其術，良作愛之，欲

息軒遺稿卷之三
安牛...

養為嗣不可自謂鑿小技耳不足以立於世遂來江
戶問道於予晝不出夜不寢以積其力者又三年而
術大進而終窮於資不能遂其志去為館師以糊其
口於是親姻相謀將驟錢買家以延之鄉中良甫又
不可今茲壬戌春來謀於予曰某無似不能自拔於
俗若仍營營於世塗恐歲月不待人今將欲鬻鑿於
北越以收學資然後大肆力於斯道事雖不可期然
死生以之必有所少償某志焉傳曰孤死正首丘仁
也南山某首丘之地也然其地僻陋不足以成某志
他日業成將築一室號南山書屋以表某意敢請先

生預記之庶幾某亦有所因以勉勵也嗚呼人誰無
志特病鮮能終之耳今良甫欲得財成學然後築其
室計其事在十數年之後而使予預記之恐予得妄
言之謂而良甫有不能踐言之悔無乃太早計乎然
良甫之志如草之芽春如水之就下雖有巨巖積雪
必達以止則雖或不成猶之成也又安須問其室之
有無哉乃為誦天保卒章因申之曰萬物備於我求
焉而不得者予未之聞也苟使良甫之學如月之恒
如日之外而其能攝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其
業之盛必如松柏之茂而海內有志之士無不爾或

承是在良甫矣、

自笑樓記

人之處世也、貧富榮辱、吉凶禍福之來、接我身、擾擾乎相尋於前、日夜而不絕、卒然與之遭、可喜可悲、可驚可哭、雖貴賤殊等、終身埋沒乎其中、不能自出其頭、甚者低眉脅肩、求以避就之、營營於名利之途、終老朽以死、自達者觀之、皆可笑也、然此特其小者耳、若夫天下國家之事、一關於生民休戚、雖達者不能不從而喜悲之、而事有大小、勢有從違、我既不獲其位、則不敢喜悲、而竊笑之、不敢竊笑、而自笑、吾愚、則

其笑也、有甚於痛哭流涕者焉、予持此說、以求與予同心者、今而得之、織田希魯矣、希魯岐岨人、世仕邑主山村君、少好學、嘗執贄於羽臯松崎先生、業成歸鄉、會姦人誣陷其父、而逃、當是之時、希魯目不敢食、腹不敢果、垂涕重繭、奔走於數百里之外、以求其仇、而黨禍既成、其父終貶謫、以沒、希魯亦削祿、蟄於一室矣、久之、冤漸白、稍稍收錄、希魯愀然曰、禍福天也、我頓受之、且我與使人笑吾愚、不若我先自笑、所以報吾君、而事先人於地下也、乃名其齋曰自笑、於是乎坦懷待物、不復置畛域於眉臆、遂并嘗與其父訟

者而忘之、嫁女娶婦、以結其歡、一邑終睦、今茲丁巳、
委家於其子、來學兵於江戶、乃移其名於所寓之樓、
驟然語予曰、往事既如彼、今又五十學兵、孰不笑吾
愚、然猶未若我自笑也、請為我記之、嗚呼、希魯有得
於道、與何其言之脫然乎、人我之表也、且也付禍福
於一笑、以睦其邑、其為笑、顧不重乎、今之來學兵、蓋
欲益大其笑耳、然希魯新自山巒萬重中來、未察天
下之勢也、使希魯察天下之勢、將不遑自笑、而笑世、
不遑笑世、而痛哭流涕於無人之野、果如是、其愚真
可笑也、笑豈容易哉、希魯笑曰、不敢、請揭之以為自

笑之箴

尚友亭記

已未五月、訪子純深尾君於四番街之邸、君指楮間
語予曰、是為樂翁源公之書、盍為我記之、仰而觀之、
有扁、題曰尚友亭、筆墨莊重、如端人正士之可仰、而
不可狎、近悚然起敬、問其所由、曰吾祖高德府君以
儒參決疑獄、博與諸侯交、而最與公善、公既致仕、嘗
來訪吾祖、為書此扁與之、其詳未聞、子其推言之、予
洞然以聽、嚴然以思、曰噫、我得之矣、昔者天明之末、
權姦專政、賄賂公行、奢僭成俗、伎人貪吏、掊剝以富

其囊亂政所被邦國殄悴士哭於邑農泣於野商賈百工半失其業而近郊之地白晝劫人吏不敢追海內騷然殆伏不測之禍當是之時公出於懿親而為首相黜姦佞拔賢哲抑奢僭恤貧困如夜之向旦如久雨之新霽期月之間而天下謐如也後世言中興者必以公為稱首豈非輓近一大偉人邪然繹其所為不過舉善人而友之而已公嘗以奢僭誅浪華一豪商將藉其器而賣之有小吏上書諫之者曰公方以儉素立政是商以奢僭得罪若鬻其器必有買者是禁諸彼而導於此也無乃與政體乖乎以某所見

不若積而焚之公大悅批其後曰子未活一命而深達政治之大體可嘉可尚予忝首相之任反為官謀錙銖之利而不知為他日無窮之害且恥且懼無以措身謹從子言以贖予過是公以首相之貴下友一小吏也况位尚焉者乎君祖既與公善其為善士可知矣而名位不甚顯者蓋高尚其志以畜其德公慕其人而不忍煩以劇職是以待以交友以輔不逮則其陰隲冥贊蓋亦不在群吏之後也嗚呼公友天下之善士以成寬政治教之隆而猶且不自足讀書誦詩以尚友古之人鬱為一代名公其為君祖書此扁

蓋以其所得告之也、而君祖裝置之楮間、亦揭所得於公、以詔之子孫耳、今君好學、尚氣節、亂聲淫色、未嘗接聰明、可謂能奉祖教者矣、未知會以輔仁者、果有幾人已、若能友天下之善士、又推其所不足、以尚友古之人、如公所為、德成於內、而功加於外、君祖之日夜而望於君者、必將於是乎在焉、君朝夕居此亭、仰其名而思其實、必有矻矻乎不能自己者矣、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人其此之謂乎、

水竹居記

馬場處士竹坡、七年間五遷其居、窮甚、庚子夏過、貝

坂之下、見嫩篁、翳然出于瓦屋上、而悅之、入而觀之、有水流于下、匯為小池、者方數弓、眷戀不能去、主翁云、將斥賣焉、而未售、處士喜甚、傾其囊、不足、遽稱貸而售之、欣然日揮灑於其中、不復知飢之攻其腹、而寒之迫其膚也、予聞而訪之、顧而笑曰、此我水竹居也、求之二十年、而今乃得之、子盍記焉、處士、濃人也、濃之州、大水貫其中、而南山之竹、萬竿摩天、處士果愛水與竹、終年放浪、吟嘯於其間、孰能禁之、今去而不顧、反求之市塵坳勃之中、二十年之久、五遷之勞、乃始得之、涓涓之流、匯為池者、不過數弓、裊裊之梢、

竊為林者不滿百竿、而處士衣食之具殆罄矣、抑何迂也、然試求之理、凡物之可愛一也、而愛之者、則有淺焉、有深焉、蓋淺者獨愛其皮膚、而深者則并其神而愛之、故當其愛之深也、欣然心與之會、而非惑也、汎然意與之忘、而非厭也、融合渙釋、與物為一、其多寡大小、固非所得而易、故唯深於道者、可以能盡其愛矣、處士少好書、既長、負笈於四方、凡異蹟名帖、片翰零墨、巨室之所秘、名利之所寶、偏覽而歷閱之、既而悟曰、書心畫也、我正吾心、而運吾筆、胡為乎古法、故其書道勁雅健、而清高之致、奔逸之勢、則竟得之

其所愛矣、故處士道也、進乎技矣、向使處士不出其鄉、其書雖善、恐未及今日、况於道乎、則所謂貫州之水、摩天之竹、未必若數弓與百竿之所得、今處士捨彼而取此、是之謂能盡其愛矣、且夫近郊之地、名園別館、無慮數百千、非不鬱然為勝區、求能盡其愛者、能幾人、甚焉、培刻朶削、變詐百端、網不義之財、而濟無厭之求、以耀人乎、一旦是惑也、非愛也、卉石而有知、寧不愧且恨哉、然則非獨處士樂其道於所愛之中、為之水竹者、亦將慶得其所、依宜矣、欣然相得、而相忘於數畝之地也、以此推之、自今而後、處士書將

益聖肌膚將益充、髮種種潮白者、將復長且變為黑、此非予臆造也、天也、而尚何飢寒之足言哉、姑書之以俟、

屯庵記

吾友田士禮、少失怙恃、獨與二妹居、既而歲又荐饑、殆不能自存、乃託妹氏於親、寄食其師王函古畠氏、既長自期頗遠、寢無被、出無衣、而志不少挫、一日醉歸、戲問命於鸞筮者、遇屯之隨、士禮喟然歎曰、有是哉、著之神也、遂自號屯庵、而徵記於予、予天下之至屯者也、不思所以自解、又記士禮之菴以申之、而士

禮則猶無容膝之菴、徒揭虛號、嗷嗷募言於人、進退無據、彼此皆失、雖善頌如張老、適足以取笑於大方、况於予不能言乎、然同氣相求、大易既詳論之、今其菴號屯、則當今之世、非予記之、而其誰歟、乃依於卦象以釋之、曰、屯、萬物之始也、物始生、未暢、有進之義、遇險而止、故屯、其反為解、屯極必解也、然聖人不欲速解之、將益激其勢、而盛其氣、勢激其發也、必勁氣盛其成也、必大、故承之以蒙蒙、晦也、晦以養德也、自古豪傑有為之士、孰有不奮於屯、難晦蒙之中者乎、哉、故曰亨、然亦有說焉、予嘗觀於四方、安樂者常少、

而屯難者常多，然其有為者，何其寥寥無聞哉！蓋屯難者，人情所不能堪也，所不能堪而久處之，其勢必將求就其性所近以解之，故彊者為暴，弱者為詐，巧者為諂，拙者為役，其超而往道者，蓋千百人中一人而已。然則非屯能成人，殆志士而後能奮乎屯也。故又曰：利貞，士禮畜氣甚盛，而其才足以駕之，其學足以持之，不冒險而行，必要之成，今之卦為隨，動而悅，又脫乎險，故繇以為吉，无不利，其言甚可樂也。士禮不取，仍求之屯，豈以為美而不去哉？蓋亦不欲苟解焉爾，以予觀之，殆利貞而亨者也歟！予齒幾倍，士禮

而才之與學，則不能半之，去鄉千里，無緇功之親，以託其孥，事日益紛，而家日益落，痴女頑妻，旦暮誰適於其傍，雖欲自悔，事機不可得而追，獨未為夫四者所為而已。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今也予肱已一折矣，士禮其能信吾言之有徵乎。

醉星樓記

平山氏之學，汎濫於諸氏，性豁達不拘，抵掌而談，聽者忘倦，最邃於星學，嘗名其所居曰醉星之樓，然實未有樓也。嘉永己酉，移居於墨沱之澁，家偶有樓，平山躍然以喜曰：我願遂矣！今而後星其真可醉也已。

諸友從而賀之予獨疑其拘焉蓋平山氏之創是名也我不知其胸中之樓高凡幾丈而廣幾筵譬之蜃氣之構於空何必身蹈而登之然後謂之樓哉且夫星辰之高不以山澤汙隆改其明今也得蕞爾之樓始能醉之其為醉顧不淺乎以平山之達而深於星學我知其決不然也噫嘻予得之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名而無實猶醒而稱醉人誰信之平山雖達亦人焉爾其行於外者固不能不與人同故有是實必有是名有是名必有是物物與名合而其實益深且平山既以無為有則予視為蕞爾者安知其不以爲冲

天之高哉然則平山氏之喜可得而言矣天霽氣澄星斗爛然照回於一軒之中平山仰而望之辨其經緯推其度數折衷古今以求至當五星之各爲一地球恒星之別管一天地與夫殊形異狀怪詭絕特之物粲然盡聚於胸中則大地之外數百萬里之遠亦皆平山氏之觀也雖構樓造天安能所出於此上哉而予獨以有無大小論之適見其爲拘也然則平山氏之樓夢邪幻邪蜃氣之構於空邪于嗟乎此其所以爲醉星之樓也夫

南海怒潮，劈房總之崖，而北走者二十餘里，匯為巨浸，林巒列焉。川溪注焉，城邑市井，漁步鹽汀，遷透乎周匝其滋，而大城屹然立於乾位，西仰大嶽，北瞰筑嶺，以故近郊之中，無地不勝概焉。然群辟所朝宗，離宮別館，占十之六七，而巨廟大刹，又錯峙其間，稍有隙地，構酒樓，飾妓館，哀絲豪竹，喧闐於日夜，幽人靜賞之地，蓋尠矣。居大都之中，而不喧，占形勢之勝，而不凡，雅俗有分，出入無禁，人人可得而游，而不可得而住者，唯隨隱亭。亭在芝山之巔，板屋蕭然，翼以竹籬籬，外松杉鬱然，梅花櫻萼，隨時而翫，繡之東南，闊

然赤羽一帶，潛在脚底，蟻馬豆人，紛錯如織，風送綠竹，餘韻入林，嫋嫋乎不斷，擲視為喧闐，可厭者，變為幽人游觀之資，遠焉則品澳如鏡，洲渚互出，如卧如隱，舩浮鏡面，無慮數百千，大者如屋，小者如葉，騁者如雲，泊者如林，房山劃浪，與澳為堤，而鋸山最秀，餘青南夷，如蛾眉之粧於鏡，隨隱之觀，於是為勝焉。亭主曰大觀，善詩好書畫，喜與靜者游，客有雅趣者，盡延而致之，嘉永己酉，予始游焉，樂而忘歸，遂結社，請修其廢墜，以為游觀之地，大觀請予記之，諾而未果，庚戌暮春，將歸京師，數使人促予，乃追記舊游，因釋

之曰、隨隱之名、取之世說、詭隨而隱、其語可厭、而其義適與今日合、予居湫隘、牆外無立錐之隙、雖有靜趣、安能語其樂、今也大觀為之主、縱其游觀、意動而往、興盡而還、是隨時而得隱也、大觀既去、後之主此亭者、能繼大觀之志、與予同此趣者、亦皆可以共此樂、則世之隱於大都之中者、將與此亭無盡焉、是隨久而得隱也、隨隱之義大矣哉、

三計塾記

三計者何、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也、何以名吾塾、慮諸生之晏起與春嬉

也、凡遊吾塾者、皆有志於此道者也、何為過慮其晏起與春嬉也、人少則恃於年、氣盛則動於物、恃於年而動於物、惰嬉之所由生也、惰嬉既生、則一生之計亦荒矣、物之生於天地間、唯人為貴、而我得為人、人以男為貴、而我得為男、男以士為貴、而我得為士、天之與我厚矣、而君父資我、使我學至大至高之道、則又士中之最厚者也、而終不能自標異於世、蠢蠢乎遊嬉於走尸行肉之中、以為得計、與虱棲禪何擇、故入吾塾者、不可不思三者之計也、思之有術焉、一生之計在一年、一年之計在一日、日復一日、心與習化、

見夫情嬉者、邀焉不接于心、然後天與君父之恩、皆
可得而報、而我之所以為責者伸矣、此三計之本也、

觀婆口釜記

婆口釜者、高鍋侯庫吏蒲生某世藏之、形圓、豐上而
殺下、高七寸、徑加高三寸、鑿口於中、如壁、口旁波紋
起伏、如婆頤牙脫者之狀、鐵質、緻密、色漆黑而澤、敲
之鏗然有聲、其為真物、凡有目者、皆能辨之、案史室
町氏之季、茶儀盛行、至國有大賓客、必以親點茶為
盛饗、風之所被、其器騰貴、古陶鑄鐵、動糜千金、而是
釜則織田右府所寶藏也、其臣柴田勝家嘗乞之、右

府不允、及戡定北地、封勝家於越前、副以是釜、曰、汝
往年乞之、予不敢愛、然當時、僅僅六萬石、恐貽金羞、
今則提封百萬、嚴然為北海之表、足以稱是釜矣、勝
家大喜、夫以右府之英才雄略、殆有天下三分之一、
而勝家為之股肱心膂、所向無前、至號為鬼柴田、亦
一世之豪也、而相與眷眷於是釜、如不能忘於懷者、
其為重寶如何哉、終之、右府斃於逆豎之手、勝家死、
節於一乘谷、一時威權薰灼天下者、灰飛煙滅、不復
留影響、而六萬石貽羞之釜、乃埋沒於豉粉米屑之
中、世不復知有婆口之名、豈不悲哉、然當時豪傑偃

然據百里之地者，往往社屋宗覆，終古為不食之鬼，不獨一勝家，則其器之聞於世而焚碎不傳者，其又何限。今蒲生氏雖衰極乎，猶傳氏鄉一綫之統，又得勇烈與其祖相若者之器於數百年之後，若鬼神呵護不肯付之他人，以貽金蓋者，然則斯人而得斯金，其必有非偶然者矣。嗚呼！隆替顯晦，何時無有。苟物得其宜，貴賤不足論也。夜深人定，君懷其祖，因及金所由出，其可寶重，豈啻周鼎殷彝而已哉。予既嘉人器相得也，撫古慨今，悵然者久之。後之觀是金者，或將有與予同是感也矣。

報恩公堯鑿記

報恩公之興復舊封也，沐雨櫛風，自當矢石所穿之堯。天文三年，名工信家所鍛也，是以歷世寶之，敬重如神。安政二年，冬十月二日，江戶地震，屋壞火發，煙焰漲都，延及公邸，歷世寶藏一夕烏有。是堯亦與焉。公喟然仰天而歎曰：昔人思其人，猶愛其所憇之樹，况祖先所撰穿以經營國家，其愛惜宜如何。今也當我身而失之，雖天實為之，其謂之何。憂感之情，發於夢寐。今茲文久癸亥，適見一堯，全與舊藏同驗。銘亦天文三年，信家所鍛也。公驚喜，遽出重價置之。命臣

衡記之、謹案、天正十年、野村某、福永某、叛啓薩師、都於郡陷、三位公及報恩公、遷於南豐、旣而報恩公知大友氏無能爲也、脫身往伊豫、當是之時、豐太閤鎮播州、與毛利氏戰於三備之間、勢聲大震、公往從之、六月、明智光秀、弒其君織田右府、豐公班師討之、公從戰於山崎、有功、賜槍一枝及河內枚方邑、十五年、中原略定、豐公興師西征、公導焉、七月、筑紫平、乃封公於歛肥、食舊封五分之一、征韓之役、隸於中道、拔宇田、戰連川、斬韓岱、攻南原、皆有功、而豐公旣薨、賞典不舉、慶長五年、石豎子將篡大業、謂天下能害己

者、唯德川公、乃謀除之、西諸侯多與之、公潛通志於關東、事未成、病薨於大坂、嗚呼、公遭家之不造、輒軻困頓、備嘗艱難、雖志業未大成、其於垂統亦勤矣、乃若是、兜畢生精神所駐、一旦喪於火、得無有所警乎、今而得之、其奮與否、雖不可得而知、其工同、其所鍛之年、又同、以衡觀之、雖新得、猶之舊藏已、報恩公在天之靈、必有所悅而致之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不然乎、公內省於心、去其所以喪而勤、其所以致、兢兢業業、思保其祖業、日夜而不敢怠、神之福之、豈特一堯云乎哉、臣衡謹撰、

千種氏古幟記

古幟一事，紺質，栖蝶為號，下圖一圓相，承之以橫畫，即世所稱一引龍也。皆白章，染成，豫人千種氏世傳之。其祖民部丞隆通所載以戰云：據千種氏狀，隆通祖曰頭中將忠顯，後醍醐帝之恢復舊物也。中將首預其謀，入參帷幄，出統貔貅，推為中興名臣。有三木一草之稱，三木謂楠、廷尉及結城親光，伯耆守長年。城者邦讀，並與木同。一草即中將也。種邦讀，與草同。既而豔妻煽於內，奸相濫於朝，足利高氏乘釁而反，於是廷尉殉節於湊川，中將守死於西陂，親光長年亦相尋戰沒，帝竄

於芳野，天下分為南北朝矣。中將子曰通治，為芳野侍從，臣隆通其子也。氣宇岸然，有乃祖風。築城於勢之西山，與北畠氏相犄角，以擁護行宮，雖功業不甚顯乎，祖孫三世與南朝終始，未嘗變其節。楠氏之外，僅有斯人焉。是幟乃當時所鼓厲軍氣，以抗疆賊，而義勇之士所注目，以進退生死也。雖邈乎遠哉，忠魂義魄，必有聚焉而未散者，可不貴且敬乎哉！但一引龍乃新田氏之章，非其家徽號也。蓋新田氏為南朝上將，而高氏擁立北帝，以成其奸，其章為二引龍，故將士隸南北者，各著二家旗號，以標向背，是以當時

反覆之徒有朝二引龍而暮塗其間為一引墨痕宛然尚可辨識遂為天下嘲笑者然則是幟著一引龍者亦以標為南朝干城也干種氏名某世仕西條藩嘗謂其所善三浦敬甫曰昔者唐馬璘讀後漢書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邊慨然曰使吾祖恐勲業墜地乎卒為中興名將是幟為吾家馬援傳庶幾吾子孫見之者亦能起慨然死邊之志也但史乘闕略事載口碑恐久而失之吾子幸圖之癸丑四月敬甫將歸其國為予語之甚悉且請記之夫顯其祖功而欲使子孫慕效之志士之事也我以此知君必為忱慨有

為之士矣於是乎記

硯記

朱藍硯各一面格而貯於一合長一寸有八分厚六分長之一幅五厚而加一分方其外圓其內絨密而潤善潑橫置之宛然如鑿隸鏡是吾亡友芸輝臨沒所命其徒遺予也芸輝吾藩小吏之子其父有罪而死幼育於浮屠氏遂祝髮為僧既長受經於先君子略通大義旁善詩嗜圍碁喜與文士交客至置酒盡歡不問貴賤然性剛直好面折人有跡涉姦偽者輒責讓之至面頸發赤而止以故毀譽交起後撰為春

日山常住春日山者藩之巨利也禮遇視大夫而其
所為一不變於素毫無矜貴之色人漸服之芸輝長
於予二十三歲先君子既沒亦以師禮事予予雅不
喜佛然浮屠中有氣義德量者亦喜接待之與芸輝
最親善酒後耳熱時或詆佛芸輝俛首聽之不敢置
對嘗語人曰聞仲平罵吾祖使人膽落心折然我老
矣終於此也已憮然久之其能抗節下人亦如此晚
年聲譽頗隆雖忌惡之者亦不能不稱其忠直焉及
予移居於江戸歲數修書云舊羽彫落衰憊日至後
生輩無足與談唯敲枰澆麪以自遣耳芸輝素矍鑠

予竊不謂然每慰喻答之嘉永癸酉書不至者半年
心疑其實衰至六月驛遞中獲此硯及其徒之書乃
知芸輝以是歲四月死矣嗚呼予與芸輝索居十四
年常欲獲少間展先人之墓訪親姻及故舊如芸輝
者以洗生平之鬱而芸輝則死矣與芸輝齡相若者
安保其能久視於此世哉昔人稱硯最壽芸輝沒年
七十三其珍此硯不下五十年而池不汗廉不頑如
新琢於山則硯壽信矣予質羸弱不及芸輝遠甚而
五十之年又已過二固不能與此硯爭其壽然則展
墓之志恐不能果親姻故舊不可得而訪每磨朱澄

藍未嘗不悵然自失也。庚戌二月，為祝融所禍，硯合
剝然而破，頃者宅事粗就緒，將修焉而復舊，而心厭
朱藍相汙，乃欲作二合而別貯之，亦惡其失舊面目，
不決者半月，既而謂予之與芸輝相忘於儒佛形骸
之外，合猶骸耳，芸輝所重在硯，而不在合，二之與一
何擇焉？終命工別貯之，然猶嫌違其舊也，記以詔後
人。

古鐘記

嘉永戊申，公觀於城樓，見一梵鐘於下層東壁下，制
造古雅，翡翠欲滴，心異之，徧問侍臣，無識者，就而觀

之，有款識曰：承安六年辛酉二月造，天井寺金堂懸
排八重四十斤半，命秤之，當我三十有九斤有九錢，
公驚喜，乃使侍史搨數本，別寫面背圖各一幅，寄示
臣衡於江戶，命記而論之，謹案圖鐘脣厚九分，三十
其厚，又加七分，以為之圍，去二百七十七分圍之百
三十四，以為之高，加高五十二，以為之舞圍，下帶篆
藻，灑透逸于上，不及隧五分，隧徑二寸八分，周為劈
斧斨，中點圈如枚，鼓有纖月形，如立弓，其衝款識隱
起四行，長短不齊，四天女合掌空處，面目慈祥，袂裙
掀舉，為御風之狀，其裳特長，自鼓涉鉦，翻入上帶間，

上帶枚三三爲列，足細而首大，畫爲四帶，凡三十六枚，舞畔捷業如鋸齒，龍伏於中，張口啣珠，穹其頸以受懸，旁一柱如角，高三寸八分，加十二分高之一，以爲之圍，而空其中，龍尾纏繞至上，或云古鐘鐻舞者，律中黃鐘，統而論之，鍛而不縵，精而不華，古色藹然，可掬，蓋韓物也。按史，承安金主年號，朝鮮與女真爲隣，舊通聘好，至天會四年，女真國勢益彊，西滅遼，南感宋，高麗王楷遂稱藩，奉正朔，但承安終於五年庚申辛酉，改元泰和，朝鮮地遠，鑄之又在二月，其曰六年者，蓋未及識也。豐太閣之征朝鮮也，太祖恩公與

薩日諸侯出中道，拔連川、麻田、古毛，斬沉岱於朔寧，戊松山者，再與諸將攻晉州、南原，而江原、京畿、感鏡三道皆其行軍之地，蓋當時取此鐘以爲軍號，記載闕略，未知所謂天井寺者定在何地，要之分器宗寶，邦君所以謹守示子孫，況於祖先血戰，收功於異域，如此鐘者乎，宜矣。公之嚴諭有司，十襲而藏之也，抑物之顯晦，有非偶然者焉。比年來西虜猖獗，動窺邊釁，隱然伏不測之禍，海內有土之君，非不以為虞也。然兵卒未練，行陳未訓，弊政未革，妄費未除，其所以應之，不過粗修器械，申約束，而後宮之需，急於朝典，

宴飲之具、飾於甲兵、府庫空竭、山童而澤涸、一旦有事、可爲寒心矣、而上下恬然、不知革弊政以固國本、此韓人申叔舟之所以痛哭於李氏之季也、然則鐘之晦於往年而顯於今日、可得而言矣、嗚呼、自公親庶政、二十年於今、興學校、禁洗子、除逋稅、課農桑、凡所以勸勉士民、無不舉行、今又專心於戎事、百務盡舉、謂攘外寇、在先實內地、於是益崇節儉、以率群下、政教之修、如湯澣垢、精神所注、感於神明、鐘於是乎顯、以獎其美、則祖宗之所以望公、不亦重且大乎、世固有无妄之福、然養之無素、未有能徼倖於一旦者、

公若益勉而大之、不幸醜虜跳梁於邊海、馘首獻俘之勲、臣雖匪才乎、猶能記而傳之、豈唯一梵鐘云乎哉、

有待樓記

土左之州、負山而抱海、犬牙交錯、無處不可畫、而谷伯赴隈村之居最勝、伯赴舊學於余、志氣卓然、萬慶間、海內漸多事、伯赴奉其君命、西奔東走、不遑寧居、及王師東下、率其旅以啓行、功名俱顯、明治己巳、天下既平、乃築厦屋於隈村、將以隱焉、既落、乃又奉朝命、四年辛未、挈家來于此都、官事稍暇、輒訪予廬、一

日取小圖於懷以示之曰此某隈山之居也居始成而某去來於此未有以名請名而記之案圖其地處北山之麓隆然而起水流於前曰隈溪合鏡川朝海匯爲巨浸溪南水田萬頃中開康莊蟻馬豆人絡繹不絕又南巨城巍然而闐闐繞之鬱爲雄鎮南山擁其外遷逶東走而三峯並起東曰鷲尾中曰烏帽西曰柏尾烏帽最秀若文人鵠立而子弟侍於左右其東則巨浸露半面丘阜起伏洲渚斷續互相映發而漁舸釣艇如秋葉點於池外則巨海渤涵蠻舶所出沒鯨鯢所浮沉與天無際而樓皆收之一矚况又粧

之以雪月文之以花楓雨奇晴好又何足言美哉樓乎請字之曰有待或曰伯赴奮於陪臣爵昇五等官掌六師又何所待予笑曰伯赴非有待於世乃此樓之有待伯赴也伯赴之營此樓也非將以隱邪而際會明時虛之而不居夫大丈夫之處世固當展力於軍國以置天下於泰山之安况伯赴旅力方剛安得遽絕物避世區區守一室之勝哉然物各喜得其主自樓言之恐不能不待伯赴之歸也伯赴他日官爵益進功名益世海內稱願之曰幸哉有臣如此然後辭官乞身歌歸歟而還延文人墨客觴咏於此樓一

丘一壑將增其光則不唯此樓待伯赴之歸山靈水伯亦將有待之果能如此雖則伯赴其能無少待於心邪是有待之說也伯赴曰某不敢當請書之為絃韋之佩矣

綽綽庵記

先君子之唱學於清武也起而和者數十人和田氏之叔姪亦與焉與阿萬氏之子號為三才時予甫一章與家兄士朴君左右之日與諸子切磋論難居四年予游於浪華明年家兄即世又明年歸省則諸子學益進矣文政己丑飲肥大學成先君子奉命內徙

予從飲肥距清武五十里雖以時往來與諸子漸疏天保乙未先君子捐館予以狂愚不自容於國挈家來于江戸於是風馬牛不復相及也而三子者鬱然皆為名士矣阿萬氏名忠厚字篤夫叔氏名良字溫卿姪氏名重遠字伯毅各以其官代來於江戸來則必訪予廬夏之日冬之夜未嘗覺其永也明治辛未伯毅寄書曰重遠去年乞老結庵於一窪之邱以隱名曰綽綽願賜記以光之予驚曰伯毅而然邪不見伯毅十餘歲予尚以為壯佼也因回思清武追逐之時去今四十餘年恍然若隔世然後始知其開六帙

也。于嗟人之處世，如白駒過隙，其間憂懼患難疾病，死喪代來交聚，其開口而笑者，僅僅不過屈指甚矣。世路之艱險難步也。況今世故變遷，天下之為士者，率失其業，悵悵乎若瞽者之無相，而伯毅纔開六帙，速老於一邱，俯仰山水，枕籍史書，優游以卒歲，比之予終身栖栖，不一日安其居，豈非綽綽然有餘裕者邪？宜矣。其以綽綽自命也。嗚呼！予老矣，違鄉三千六百里，兩脚踈軟，百步一憊，始復能行，欲外其堂而賞其勝，不可得矣。於是言數十年間，與伯毅離合休戚者，以為之記。若夫丘壑之勝，眺矚之佳，篤夫溫卿皆

記而賦之，不待予贅也。

錦山神祠改建記

天地之間，至大至剛，物莫能屈之。經千歲而愈盛者，其唯忠正之氣乎。當其磅礴觸物也，山岳失其高，江海失其深，凡橫目之民，神之靈之，畏之敬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猗歟盛歟！自天下力爭，名將英士，世不乏人，而其能當是德者，漢有關羽，我有清正公。公揚武於海外，餘威所歷，至以止兇啼，誠一世之傑也。然是猶未足為公道當慶長之季，關左之威，如虎負隅，誰敢觸之，而公輔幼主，與之會於京師，不懾不激，道遙

就事終全兩家之交而還既而出七首於懷曰今日之事聊以報豐公萬分之德矣蓋公操至剛之德出之以柔是以勇者不敢怒智者不敢謀浩然申於萬物之上嗚呼使公不死姦豎斂跡而又能折衝於千里天命雖有歸豐臣氏之社未必遽屋也而天奪之年豈不惜哉夫羽仕三分之國一敗就擒其事不足言然後世尊之至稱為帝唯非以忠正之氣死而不熄邪况公德所成如是宜矣其廟食百世而人益尊之也初祠在水妙寺緇徒奉之明治四年廢藩為縣知事細川公曰神佛混淆非朝廷之意也遷祠城中

商賈從而徙者數十家行香者日夜雲聚是歲冬鎮兵入城陸軍省議曰軍容貴肅今兵民雜居非所以嚴國威也乃命出民於外凡拜公廟者月許二日入城其餘不得行香民心未厭乃又議遷祠於外事久不行六年冬今令到任聞之曰神人不和非國之福且功德如公廟兆不定何以勸人明年冬縣事粗就緒乃卜地於城北面巽位而立遠望蘓岳近接江津優攬形勢之勝命下之日官民踴躍捐貲助役規模之宏丹雘之美不日成功又環之以華樹為士女游息之所以表其景慕之意於是乎公德益顯矣八年

七月、令以事來東京、介人請予記其事、予以老疾辭、
令曰、我所以乞子文、正以其老、其文任他人爲之、請
假子名、以遂衆望、予嘉其誠、乃不復辭、謹次其事、以
答誠意、令姓某名某、土州人、予與令無半面之識、安
能知其賢否、然今日之令、事大任重、其名雖令、其劇
倍守、而速能及是事、使其民知所向、則其施於政者
可想矣、明治八年乙亥八月、歛肥安井衡撰、

梅花書屋記

物與性會、寸卉卷石之微、皆可以愛玩而忘老矣、而
其不愛者則怪之曰、此何所可好、而終身愛玩不置

也、不獨他人怪之、乃雖其人、亦不知我何以愛之也、
自周茂叔作愛蓮說、世人動寓理於所愛、枝枝而說、
葉葉而辨、必欲合愛與理而一之、而天下無復真愛
之人矣、故善愛物者、養其性而不泥其理、況敢害道
以徇其所愛哉、然愛既出於性、至其愛之甚、或亦有
與其物肖者焉、予於橋本仲衛見之、仲衛土州人也、
嘗築一室、讀書其中、有梅五六株、名曰梅花書屋、其
言曰、吾州多佳山水、其聳於城南者曰筆山、邈逶起
伏、公舉而南走三里餘、山不甚峻、而姿態橫出、有川
流於北、曰鏡川、浩然東注、遠山麓而入、舉是爲吾州

之浸某家於其北相距三四百步朝夕俛仰非不悠然自適而梅則某所獨也且某之於梅如浮屠氏所謂有宿緣者當其花時不忍一日而與之離雖某不知其何說也故不資於彼而名於此至哉仲衛之善言其愛也因其言而察其行豈非與其物肖者邪故獨立獨行不與世俛仰與枝之枯瘦勁拔肖焉不畏權勢燠灼與花之發於雪霜中肖焉清蘊自持與色之皎潔不滌於物肖焉是三者仲衛既已得之矣自今而後益深其愛求道於書而養性於梅十數年後令聞廣譽施於身必將與其香之清而遠聞者肖

焉輯穆上下而躋之仁壽之域必將與其實之作和羹肖焉夫不寓其理於所愛而其所成立乃與其物肖天下之愛有深於是者乎其是之謂真愛矣然世固有勤於少而荒於壯者不知後之人以予為有知久之鑑邪抑有失言之誚邪是在仲衛

兜香書房記

兜香者何淺野氏不妄其先也其不忘其先如何曰淺野氏之裔孫曰共甫與予相識文久紀元來江戶為予語其顛末甚詳曰淺野氏之先出於大織冠氏始姓寺本世有顯人及足利氏之季有內藏允吉忠

者、年幼家衰、棄其邑、極樂寺城而去、叔父内膳正直
壽亦退居江州、後客於淺野長政之家、娶其妹、生正
八郎政久、既而去仕、烈祖、天正元年、烈祖與武田信
玄戰於三形原、敗績、直壽殿而退、戰甚力、烈祖見而
善之、脫所著兜而賜之、慶長五年六月、病卒於江戸、
政久與母養於舅氏、後冒其姓為淺野氏、天正九年、
織田右府封溝口侯於若州高濱、政久時年十五、率
其世臣、往客於高濱、從戰於越前及鎮西、皆有功、慶
長三年、溝口侯移封於北越芝田、政久從焉、遂為越
人、五年、石豎子為亂、與上杉景勝通謀、越為上杉氏

舊封、以故民慕其政、而遺臣舊族往往潛伏於鄉閭、
將視機而起、物情洶洶、侯乃修築坂井砦、使政久父
子往守之、砦跨中島大面二鄉、距芝田二百餘里、而
東鄰於會津、七月、賊徒大起、八月朔、攻下倉、殺小倉
政熙、進圍三條城、堀直清出奔於春日山、乞援於四
方、當是之時、賊兵數萬、鐘鼓震天、坂井彈丸之地、正
當其衝、如卵承石、政久收質於百姓、從容指揮、堅守
要害、而三條亦有山中近藤者、智勇絕眾、相與協謀、
苦戰、賊勢稍折、七日、芝田本莊之師並至、政久聞三
條危、使子政通守坂井、亦率兵援之、城兵大振、詰旦

出擊之政久夾攻於外門外賊兵敗走獲百餘人元和元年天下大定越四年命毀坂井砦政久率其徒屯田於釋迦塚發艸墾萊君臣竭作因賜為采邑遂與其徒五十人來居焉明歷二年政通孫政綱幼不能任職請納邑於侯使其徒二十五家耕其田已為里君治之仕籍終絕元祿中藩大夫溝口氏之子景定出居中目村政綱子政幸構一艸堂而延之景定有文學聚村童而教育之居三年歸為大夫村人思其德名堂曰棠香書院延儒生以教授誦讀之聲不絕數十年政幸子曰政利好韜鈴善武技慨然有志

於復祖業而世非其時也天晴氣朗取烈祖所賜之壘及政久所掇操之甲冑槍刀歲陳於此堂曰庶幾祖先之餘香薰陶我身也因改名兜香子孫悲其意而高其志世循其法不敢失墜文政十一年冬十一月北地大震死者數百人書院亦壞不修者三十年安政元年洋夷來橫濱勢頗猖獗其竊謂夷情不測吾儕雖賤亦不可不思風所自而講文演武之場化為榛蕪特存其礎况祖先精神所注全在此堂我豈可坐視焉哉越六年因舊址而營之方僅二弓功不厭朴明其儉也此可以記乎予曰可哉共甫既能成

此堂日坐其中讀書論兵仰以思祖先之功勞俯以考已所當務忠孝之心蓋有油然而生者焉然後率其子弟講文演武於其間不幸邊疆有事安知其不能為乃祖所為哉公侯子孫復于其所或將於共甫而見之是共成祖先之志也共甫勉哉若夫草木竹石之玩花鳥雪月之觀必將有從共甫而歌之者不待予言也

艾穗菴記

予年二十餘始來江戶見其闐闐之繁貨物之富喟然歎曰盛哉居乎是可以樂而忘死矣自移居來十

餘年其居之與貨猶故也及問其主則十室而九易矣察其所以然始知物之不可皮相也蓋都民以貿易為生十金之利可以美衣而珍食至其巧算妙運者貨殖十年便能致巨萬之富何則勢至便也然天無二道易得者必易失一有蕩子日月所糜動數百千金而年或少歟穀價踊起典宅鬻子不足以餬其口逃為流氓轉為餓莩者不知其幾况產劣焉者乎故予嘗謂都人之居猶逆旅凡有力者皆可據而有之其不足樂如此然而近都之民棄其田而入都者年數百千人蓋亦如予初所見耳嗚呼利之移人志

而惑之不可解一至於此乎、盍亦觀艾穗菴稻守之志、以喻其理也、稻守者小沼氏、世為下毛木間瀨村里正、初名某、年五十喪明、乃學俚歌、以消遣其日、既而曰、我老焉而圓其顛、不宜不改我名、以副其實、而我世為農夫、忘本不祥、乃自號艾穗庵、而名稻守、蓋取之小倉百首開卷之什也、夫農之於四民、其事最勞、其利最薄、又有水旱風蟲之災、此民之所以輕去南畝也、然問其身康健、而其家綿延乎數百載者、常在於農、而不在商工焉、蓋其事勞、故其身可以健、其利薄、故其欲可以節、有水旱風蟲之災、故預備而宿

蓄之者詳、此皆致久安之道也、且人之處世也、一家團樂、寒足以衣、飢足以食、嫁女娶婦、歲時供土物、以祭其先、濁酒枯魚、與親姻相慰勞、是亦足以老其身矣、而農皆得之、與夫都民之朝坐華堂、而夕赴溝壑、以速絕其祀者、何翅霄壤、此稻守之所以眷眷乎本也、况稻守世襲其職、山林田圃之利、可以美衣而珍食矣、而憚不敢為、身既老矣、而猶冀改其名、以喻其民、其盲於目、而瞭於心者如此、苟能克其志、安知不艾穗之菴、使其村無棄田之民乎哉、莊周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無知無用之用、予於此菴亦云、

記夢

半九子篝燈讀書，四壁蕭然，人定水鳴，既而困，隱几而睡，有偉丈夫排戶而入，衣服甚都，投簿與籌於席，前揖而謂曰：天下洶洶，唯錢與穀，進取於其間者，大為列卿，小亦不下郡宰，皆榮其身，遺澤於子孫，先生少負鄉曲之譽，不思所以自達，失足於蚩魚之窟，矻矻自苦，年殆半百，糟糠未飽，命令不行，乎妻子，安望其有為哉？學之無用，抑亦明矣，尚且不悟，說命談道，賤錢穀為俗務，罵賢豪為奴才，而不知庸人孺子，指目於其後，是何計之過也。若改其轍，尚可及悔，先生

豈無意乎？半九子曰：善，如吾子之言也。善，如吾子之言也。然吾子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列國之士，結髮從學者數百人，既長，賢愚判然，有司拔其賢者，致之官，職務既殷，不能肆力於學，而其質尤劣者，去為嬉教，不復事事，下不敢嬉教，上不能為官，終身齷齪，不能馳騁者，不得已而為儒，而庶子編氓，無恒產者，有機智財力，則例逐什二之利，口辯善於伺候，則從事於湯劑，耐於勞事，為販與傭，甘絕其後，則髡為浮屠，無是數者，而又不忍絕其後者，乃肯為儒，故今之為儒者，非世之所棄，則自棄於事外者也。其不能有為，寧

獨予乎哉。雖然吾子以學為無用，則亦過矣。吾子亦聞西郭業算者乎？五曹九章，無所不通。然至於運財，不知二五之為十，近郭之童，環而學之，或得其三，或得其五，而皆能運財，以富其家。何則？師精於道，而弟子俊於才也。嚮使算師與世驅逐於貨利之途，財必不可得，而將并其道而失之，則俊秀巧便之徒，亦焉所取其法哉？今算師雖不能自運，能使人運其財，是能富一鄉之財也。若事必出於己，然後快於心，天下之洵洵，我恐其不止於此也。故能運其財者，有用之用也；使人運其財者，無用之用也。無用之用，其用乃

大儒何獨不然。吾子退，我未能從也。客俯而聽，仰而思，蹶然而去，則覺矣。北風滿樹，朝陽射隙，若攪予思者，速盥嗽而記之。

記五烈女事

浪華商賈之藪，風俗柔軟，匪徒夜提刀劫人家，謂之躍入。躍入來於前，則舉家逃於後，縱獲而去，以故劫盜益橫。嘉永戊申，賊窺一商家而入，偶不覺，舉家被縛，刺刀於主人之胸。責問金貨所藏，有妹年九歲，以幼不縛，見之泣，進拜。賊哀訴曰：「金貨所藏，兒盡指教之，恣君所取，若必欲殺人，寧殺兒，兄若死，一家之人。」

盡乞於路、可悲也。言辭辨、情貌哀惻。賊為感慟、捨而去之。後數月、賊為禠騎所捕、市尹詰問舊犯、賊盡首實、因及是女、曰為賊而來十餘年、未嘗見如伊女者也。贊歎不止、市尹質之其家及隣近、信矣。乃召而獎之、賜錠銀十枚。

信地僻於山、多猛獸。松代封內、農家之女年十七、拂曉葛於山足、老狼噓於林、女見而愕然、嘗聞父老之言、狼性走則噬、止則去、乃右手持鎌、凝立向之。狼徐進、間可三步、怒躍噬胸、女摔其兩耳、墜之地、欲鎌斷其喉、恐奮起拏噬、然勢不可止、稍鬆右手、狼果奮起

相搏、躍噬其頭、不中。女捉兩耳而側之、膝據狼前脚、而擲相搏已失、鎌不可如何、乃長號救我、有一女走来、遙謂之曰、姐非某氏乎、曰是也。精力盡矣、幸來救、曰救哉、緊捉勿鬆、遂走進抽鎌於腰、亂砍狼脰、且突且扶、狼勢大衰、乃捨而走歸、具告父兄、年少八九人聞之、走往、老狼果伏於莽、懼不敢近、拾礫投之、不動、乃往觀之、狼帶十餘傷、喘動未死、遂擊殺之、昇以至家、一村盡驚、救者其從姊也。長女一歲、松代侯賜錢六千賞之、女五千錢、實戊申秋九月之事也。蛭子神者、商賈稱為福神、年以十月十日祭之、戶極

盛宴都下淺草鄉富商葛見氏既老與妻及二女居
小梅村之莊畜奴婢各一人戊申十月跟奴赴其子
蛭子祭之宴夜參半賊時主翁之亡來劫其家排戶
直入擬刀於妻腹以責呈金少女年十四挺身蔽母
而罵賊怒揮刀擊之傷肩及指勢方危急婢走進自
後撲賊陰極力拉之賊捉婢投於庭既而旋轉頓踣
不能自主遺其刀而逃舉家因以得全女傷亦淺但
兩指欲落請醫治之拜跪如禮毫無酸痛之狀亦奇
女子也

半九子曰予嘗讀乍浦集咏壬寅英夷之難闔郡糜
爛其爲男兒者竄伏迸散無一足言以故詩歌所詠
歎獨有三烈女其節誠偉矣然據其所言僅赴井池
以全其節而已未嘗有事功快人心彷彿於五女子
者皇國義勇之風有以鼓動中慟耶嗚呼虜貪如狼
貨財所殖無遠不至不幸一旦有乍浦之變未知我
師之勝於清兵能如五女之於三烈女乎

書海國圖志後

元氣浩浩盪於無垠大地懸於中旋轉以行環焉而
國者無慮數百千大則瀛海隔之小則山川限之寒
暑異候肥瘠殊宜民生其間衣服飲食俗尚之區以

別邈焉如異物、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生焉而習、不願
其外、此天之所以使斯民各遂其生也、聖人仰而奉
之、各帝一方、以育其民、凡與我異俗者、棄而絕之、豈
其仁有所不足哉、謂我仁吾民、彼愛其民、普天之下、
莫不蒙其澤、必欲推其愛於殊俗、我仁未暇以洽於
彼、而我所愛者、先受其害、故棄而不收、各全其天、是
以徧地之民、嗥嗥熙熙、生於膏澤之中者、蓋數千
年矣、世運漸降、好名貪利之徒興焉、於是狡焉思以
闢其境、南北相擊、東西相并、仇怨所結、牢不可解、民
之死於鋒鏑、動輒數十萬、慘痛楚毒之狀、不可勝言

焉、然其禍猶止隣近、未有踰瀛海、渡絕險、以盜人國
者、其有之、自歐羅巴諸夷始矣、夫歐夷之於利、無遠
不搜、堅其艦、巨其礮、以周流地球、逢愚則誘而取之、
見弱則攻而奪之、智不能誘、力不能攻、則詭譎百端、
以通互市、攫其材、奴其人、必盈壑谷之慾而止、而其
尤甚者、欲統大地而帝之、而聖人奉天仁民之道、荒
此亦天地之一大變矣哉、清國魏源懲阿片之亂、嘗
著聖武紀、以溯富強之源、又譯此書、增以聞見所及、
而四方之國、粗無遁形、其於內治外攘、可謂盡心矣、
夫聖人之道至矣、物莫以尚焉、然彼既極其智功、以

長軒遺稿卷之三
窺我我亦不得不悉其情形以備之則若此書者雖
聖人復興其必有所取焉嗚呼物無常盛富強之勢
一彼一此而各欲求其所利而有之天下之亂寧有
窮已乎誰與創此禍者視天夢夢有國者其可不思
所以自安乎哉

題平手清秀上書圖

死一耳然勇於戰鬥而怯於諫諍戰國士人之情為
爾彼豈有畏而然乎哉蓋其所見卑故其所志小謂
一捨之勇可以享厚祿而博佳名而未嘗知戰勝有
本故寧戰而死於原野不能諫而辱於囹圄剛正果

敢之氣專注其所慕尚也平手清秀生長於其間不
獨為人所不敢為三復其書深慮明識實有真儒不
易及者焉豈非以其才素高而加之以學術是以能
知格君正本之功非拔城馘將之所能及之故邪當
是之時織田公年始十七僅有尾東四郡清秀知其
有為輒望之以天下之事獎其美規其過誘而掖之
不啻提其耳書上之後潛視伏聽一年餘知言不用
逍遙自決遂以尸諫公之幾乎天下之亂未必不是
書所致也獨惜功成之後意得志滿不復能守其所
諫剛暴自肆終斃於凶豎之手可勝歎乎哉加大夫

長車遺稿卷之三
安井氏藏
橫山氏之老某君實承清秀曾頃者寄其上書之像
求題一言展而觀之年五十餘手執諫書盛服將朝
而絹墨特新豈舊有是像而摸之耶抑出於君所意
料也要之粹然其容溫然其色秀眉清目淵乎有思
焉一見知其為誠忠人也嗚呼以清秀之才之忠子
孫宜享茅土之報矣而世故轉變紛如亂麻織田公
之後既削為小侯則其降仕於家蓋亦命焉爾天道
冥冥孰得而辨之予與君無半面之識未知其慕尚
果如何也然君之距清秀凡幾世其間未嘗聞有是
舉而君特為之則其志益亦可見已矣方今洋夷猖

獍人有不測之慮加大國也而又濱於北海君既仕
巨室其位雖降乎未兩綢繆之策其必有在焉天之
報清秀或將於是乎發君其勉哉

書兒島高德匾字後

右有待二字兒島高德熱血書也初在南部封內和
賀郡妙見寺後寺廢移為三春府學匾參之田原侯
公裔孫也使其臣某模刻之筆勢雄渾若龍蟠澤亦
足以想見其為人矣案史後醍醐帝之狩隱岐也公
欲要而奪之伏於備之三石偶駕從播入作公聞而
喏單騎赴作白行宮庭樹而書曰天勿空勾踐非時

無范蠡帝早起見之心竊恃之越一年從隱幸伯會
義旅東西並起終相與滅北條氏公扈駕入京時人
以為榮焉及足利高氏之反公常出入於戎馬間既
而時事日乖楠廷尉死於山陽新田中將亡於北陸
中興諸將前後相繼殉國而公獨蒙重傷不能健闘
士卒散亡幾盡遂祝髮為僧改名志純潛往於奧住
妙見寺當是之時高氏既擁立北帝總兵馬之權割
棄州郡攬海內豪傑之心士之徇利祿者爭歸之南
雖正統偏安於山陬獨楠氏有河泉二州以翼戴之
兵力單弱僅能自守而四方割據之豪委心於南者

肥有菊池氏豫有河野氏勢有北畠氏毛有新田氏
皆世秉忠義誓與南朝存亡然隔居諸州相距數百
里不能糾合以討賊日與四鄰戰以為聲援而已奧
大州也力足以抗天下而伊達南部二氏猶奉源鎮
守之遺教不敢視時勢而貳其心公之往奧蓋欲假
其力以謀興復也於是書有待二字以匾於堂陽取
之法實無邊身則有待之語而其意則有在焉蓋公
邃於學識高而慮遠其所為一根於理義而終不能
成其志齎恨入地豈天有所厭棄而然邪抑二氏之
才不足有與為也嗚呼公雖無殊功乎一心於王室

百折不撓死而後已非古所謂烈士夫者耶而史衆
缺略其詳不可得而聞豈不惜哉今也洋氛日惡或
將有大於南北爭統之事者不知誰能百折不撓如
公所為使百世之下興起於片言隻字而不能自己
者也

書藤田東湖詩卷後

明治辛未春正月水戶塚行藏袖詩卷示予曰此先
師藤田東湖墨陰幽居之詩也先師受知於景山公
某歸某甲子公掛時議先師亦幽於墨陰邸某以僕
隸從三月晦先師謂某曰予將賦詩女為命韻某乃

書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二句以進先
師且飲且賦至夜半既書池字詩曰我醉矣投筆而
寢鼾聲如雷即此卷也數年來耆宿凋謝天下之知
先師者獨有吾子而已願為題一言乃閱之其
詩跌宕其書豪放毫無愁悶之體而慷慨悲憤之氣
溢露於行間若見其人而與之語有是哉詩之可以
觀也嗚呼東湖抱此氣而處彼世誓欲挽回衰運宜
矣其數起數仆也假令東湖當今世其施為措畫必
有可觀者矣而不幸殞於天災不才如予者猶尚視
息於兩間觀其詩而思其人因以悲其時均之皆命

也東湖而有知其亦將悲予言於地下矣噫

書傳習錄後代

是爲予友清未侯毛利善窩遺物細楷彫題皆其手澤其稱一齋先生者即其師佐藤坦也坦奉餘姚以故善窩亦用力於其書其說不免時淫於佛然立志之卓制行之高實有不易及者焉初善窩佐野侯堀田氏之子也將承毛利氏約既定矣仙臺侯聞其賢亦請爲嗣清未僅僅一萬石而仙臺則溢於二百万群臣欲改許仙臺善窩曰視利而移不可以爲人適毛利氏封境旣小窮約特甚至呼爲窮毛利乃厲精

求治革糝政省冗費與民更始數年之間上下富足會鄰邦有妖婦善言禍福愚民信奉以爲神傳食縣邑勢漸煽搖將入清未境妖婦忽縮頭曰我不可以入此邦掉臂反走人以爲善窩德威所威惜其所施小不能赫然顯著於世也善窩無他嗜好獨善讀書政務之暇推窓剪燭矻矻如書生尤慎於擇友未嘗妄交於人予幼孤無所知識而謬知於善窩自朝見燕會之儀皆蒙指教及長交情日密平居言志論道歡然莫逆於心也天保丁酉善窩擢爲羽林將旣而病一卧七年而予亦奉謁者之命官事鞅掌不能觀

晤如往日、自謂他日與善窩相俱退老、泉石於放浪、
煙霞於嘯詠、超然乎世外、以尋舊盟、豈非至樂哉、而
今則已矣、古人云、思其人而不能見、視其物猶見其
人、予於此書亦然、悲哉、

書應寶時管子纂詁序後

明治庚午正月十八日、此序傳自名倉氏、據落款、其
國同治六年所撰、為我慶應丙寅、距今五年、隔海為
國、猶幸其不致沈沒腐敗也、序中所論、博證廣引、鑿
鑿乎言之、極其精核、余服其學識、以為海外一知己、
因質應君為人於名倉氏、名倉數游上海、以其人貴

重、未得見之、獨與其友嚴伯雅交、嘗聞之伯雅、君年
五十左右、所著書數十部、名隆隆方興、嘗與林則徐
友善、故雖官於文、兼通武事、其為通儒可知矣、惜名
倉所聞止此、并其字號未聞、特告此序、係應君手書、
筆畫遒勁、其言應不誣、獨怪七主七臣、臣主互訛、以
嚮胎來詰、嚮字當在詰下、不知何以致此誤哉、字疑
義之誤、以上下文例之、義下當有字字、此則偶然之
失、至其所考覈、亦有斯之未能信者焉、余既以應君
為知己、欲修書質所疑、以厚交誼、而國有大禁、乃裝
為橫幅、因記其所由、以答盛意、子孫其永保之、庚午

二月望、

書現在書目後

右目中所收為部千五百七十九為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分為四十家七緯不著卷數又在此外據頭銜蓋寬平中佐世在奧所輯距今九百六十餘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而作而所以有現在之稱也後復數經兵火著錄者十不存一良可惜也然其亡於漢而存於我若玉燭寶典玉篇原本之屬予亦嘗一睹之皆大楷濃墨裝為橫軸非今日板本所得而彷彿激賞之餘欲博搜

遺逸以次梓行之而力未能焉塙忠實與予同好者也近得此書縮臨授梓亡者雖不可得而追然當時文物之盛宛然在目實藝林一快事也若有感焉而和者海內遺逸之書庶乎可得而旁羅矣是忠實之志也

書孟母斷機圖後

予嘗游長崎觀於出島見和蘭娶崎娼所生之子年十三四髻剃服佩盡從皇制而赤髮粉面深目高鼻一見知其為蘭種於是益信聖人尊父之盡義至命也然歷觀古今賢母之子多賢而賢父之子未必賢

是豈由資於母氣之多而然乎哉仲尼曰性相近習相遠蓋父嚴而母親幼之時父未教之以道其所視聽言笑皆母也至七八歲出就外傳而其習既深其所學固不若其所習之安也故古者尤重婦德以周家積累之德詩人極美其得賢妃蓋不獨以閨門修穆之故亦喜其得賢子孫焉爾夫高貴之人有保傅慈姆之屬不自撫育其子孫然必有賢妃而後能得賢子孫況於懷抱乳哺之者安得不深母習哉後世專貪色不復講婦德及其育子弄孫夫妻不反目則婦姑勃嘆其子幼而習焉視以為人道之常而父之

教子又不及古人十分之一其不化為魑魅者蓋亦幸耳偶有觀孟母斷機之圖者不堪古今隆替之感書以質乎後人

題豐公裂封冊圖後

予觀是圖不能不慨然乎古今之變也當是之時朝鮮已破假令儒生粗通外國地理事情者參機密遼海可航古北口可渡朱明之社不待流賊而屋矣而勞兵於北境逗師於開川不能乘破竹之勢以破其膽平壤一岷攻變為守而和議從而起矣且明之不使豐公帝其地雖三尺豎子亦能知之而以蓋世之

長車遺稿卷之三
安井氏藏
雄為姦人所愚冠其冠服其服及讀封冊始知其封
於日本雖盛怒裂冊祇足以貽笑於遠人詎補於為
不明哉偏武之不可以為國如此至今日文運日開
地理事情疆弱治亂之繁以曠雖萬里之遠人人能
言之然及洋夷窺邊茫然無措空論泛議涉三年之
久未聞有成算人心搖搖如風中之旗豈非以之當
時一二良將邪是亦偏文之過矣哉然豐公唯有所
恃也故和可破冊可裂要之不失為蓋世之雄不知
今日所恃果何事也然則是圖亦有未易遽非者焉
噫

書地獄圖後

死者有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死者無知乎我不得
而知之也塊然之形化為穢土而魂氣則無所不之
乎我不得而知之也倏忽乎來倏忽乎去禍福糾繩
孰知其極所可知者獨生人之道而已今觀此圖凡
今生所為皆有報復錙計銖量如刻吏鍛獄而刑戮
拷掠之慘更甚於此間矣然則不唯死者有知又別
有一世界以為此間賞罰之地也吁可懼哉然浮屠
氏以輪廻立說來世之於現在猶今我之於前身我
既不知前身之為何物則來世豈能知前身之為我

哉、然則今之與後、各一物耳、其禍其福、我何與焉、而世人背君父、蔑人倫、以求不知何物者之福、何其妄也、故聖人說生、而不說死、語道、而不語怪、至矣、

書僧額淋沁殷兆鏞上疏後

癸未二月、英佛二夷、侵清天津、大敗、十二月、英人來告、將糾合兵卒、以報天津之役、至本年、浮說紛興、或曰二夷又、或曰清人講和、今讀此二疏、始知清社之將屋矣、自古御四夷之術、不過和之與戰、然和必因戰而成、苟棄戰而主和、其權在彼、虎狼之性、何所不至、必將張皇其威、詭譎其言、以求其所欲、而我且

順適之、唯恐拂其意、以敗和議、是不戰而既敗也、至要求無已、不可得而忍、不量利害、不詳勝敗、敢一與之、按、而賢豪黜退、兵氣萎靡、天下之事、不可復為、國因以凶矣、宋人於蒙古是已、清琦善、伊里布輩、既已以是一誤於前、而桂良、花沙納、復將再誤於今日、宜矣、二子之感憤痛切言之也、使清主果用其言、餘燼可熾、既死可起、而怯懦畏縮、不敢櫻其鋒、以偷一日之安、雖不即滅、豈能延十數年之喘哉、于嗟何國無賢豪、何國無庸劣、所恨世主聽於彼、而邈於此、舉數百年祖宗無缺之業、付之不問不管之中、而使海內

身車道卷之三
億兆生靈竝首受戮毒於虎狼之夷原其所由來坐
不知人君死社稷之義耳悲哉

書烏井勝高死節圖後

吾黨之慷慨喜奇節者尤推瀨川剛司剛司中津人
也腰帶十圍音吐如鐘每酒酣氣暢揚眉扼腕談古
令人可駭可喜之事口角生沫津津乎不絕一日袖
中出小幅語予曰是吾藩烏井勝高死節之圖也勝
高之事炳燿史策然猶有逸事可傳者惜世無識者
請為子誦之勝高既報援兵之期城中歡聲如雷護
衛者愕眙失措走歸以告武田勝賴勝賴大怒命磔

於城南青海原洞兩腋而去甲人有落合左平治者
高其忠勇往而觀之見其未殊仰十字架而號之曰
子志烈矣今雖死焉千載猶生請寫子圖以為背旗
號勝高雖不能言頷焉耳左平治既寫憫其苦楚又
號曰謹領子惠請一彈以為報銃其喉而絕左平治
之舉固奇矣然非勝高忠勇有以服敵人之心孰肯
圖極刑不祥之狀以為背旗哉然則勝高一死聳動
天下耳目不啻如今日所傳豈不盛乎哉左平治後
仕紀伊食五千石世傳是圖以為至寶予友神子美
慷慨之士也謂勝高子孫改仕忍侯而是圖則藏於

紀人不宜不置其一、以表遺烈、遂請落合氏、謄副本、即此幅也、子盍書其所由、以廣其傳也、嗚呼勝高之忠盛矣、然人但知死節之高、而未知其功之尤大也、當天文永祿之際、武田氏之兵嘗強矣、勝賴藉其餘威、出兵參遠、其志豈小乎哉、而信玄死生未晰、人懷危懼、當是之時、長篠若陷、凶焰益熾、而織田氏之師必旋、烈祖雖神武、我兵猶寡、勝敗之數未可知、故長篠固守、而武田氏之兵敗、武田氏敗、而海內削平之形成矣、然則今日昇平之盛、雖曰勝高與有力焉、可也、或疑勝高既得請矣、師之遲速、不預報之緩急、且

既已烽報焉、則城兵亦知援師之出矣、而強蹈死地、以喪其軀、於計未盡、是亦不然、兵士之在圍城中、如魚游釜中、勝高雖烽報焉、未知師期所在、而糧食已竭、人不能無疑懼之意、夫戰者氣也、疑則氣衰、氣衰則守不能固、而或生不虞之患、此勝高之所以甘蹈死地也、且勝高之出城也、自分必死也、幸而達者、天也、既得所請、則欲使城中饑困之士、速聞其詳、安其心、固其守、以待援兵之至、其入城之心、即其出城之心也、豈怖一死、以負初心哉、死固重於泰山、其勝高之謂也、左平治亦矯矯有氣節者、宜矣、收錄大藩以

延其祀也。我聞子美之先，亦在長篠圍城中。其感是圖，宜深於他人。然當時守城之子孫，凡幾十百人。他人未謄，而子美先為之，則其所見，有異於常人者。是皆可傳也。方今海氣為惡，隱然伏不測之禍。予雖孱弱，名載在武弁。一旦有事，恒恐不得其死，而取笑於勝高。況於慷慨激烈，剛司與子美者乎。然則是圖之於今日，謂之百世之師，其亦可也。

書育幼書後

伏鷄搏狸，乳犬噬虎，非不知力不抗也。情之所鍾，忘躬以徇之。故凡有血氣者，莫不知愛其子。而況於人

乎。自風俗益降，父母有親殺其子者。禹城謂之洗子。我邦謂之間引。夫人之生子也，父母慶之，親戚賀之。不幸而夭，悲慟哀狎，甚焉以滅其性。均之子也。或悲之，或殺之。此豈人之情哉。原所其由起，始於嗜欲而成於習俗。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今也殺其子以圖衣食之奉，是食其肉而衣其皮也。謂之不如禽獸。孰得而辭之。上總大高道齋，質直好義，其地最多。間引心竊悲之。且喻且戒。貧不能舉者，資之以錢財。所全活數十百人。自患力不足也。乃述所見，以為此書。其法至纖至悉，惠而不費者。於此書乎見之。獨不言

其車道... 卷之三
安井...
罰者以身無其位耳既成上書上於司農府三更吏
而不得允頃者出以示予予嘗承乏於邑宰亦欲革
是弊成竹既具於胸而未之任而免官及見此書疇
昔之心戚戚焉復動矣乃語之曰昔者陳仲弓為大
丘長有劫賊殺財主將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不
舉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請先捕賊仲弓曰盜殺財
主何如骨肉相殘嗚呼若仲弓者可謂知所先後矣
天下之大未必無循吏他日有仲弓其人抱此書以
進必將有所遇子其勿墜其志哉慶應戊辰重陽書
於足立郡花井里寓居

題蘭相如奉璧圖

眇然小丈夫耳力不足以維鷄貌不足以加人而浩
氣所發滿堂懼伏以秦政之暴不能少折其節終完
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
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
秦哉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
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
獨快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焉抑
未矣

戲題肖像背

於戲子乎、天下之與予同面者、獨有子而已矣、其果與予同心乎、然予心迂腐傲狠、其醜甚於面、而子則槁木其形、死灰其氣、虛無恬淡、與天為徒、則將無同乎、同之與否、子不敢言、予姑求之面焉耳、生不遇世、遇同心者亦足矣、百歲之後、予捨子去、子能無悲、知已於九原乎、其或將有觀子面以知予心、因以與子相親於一堂之上者乎、毀譽得喪、予遺之生前、則是非榮辱、子何為乎身後、其折而焚於火、漂而流於水乎、亦唯命、匱而藏之、宇而祠之乎、亦唯命、天命之以是、而我從而悲喜歌哭之、非所以與子相知也、唯予

知子、子謹勿予負焉哉、

題耕織圖

從漬種至以為飯、農之事、凡二十有四、從培桑至以為衣、蠶之事、凡二十有二、皆瑣屑煩辱、日不暇給、而穹壤溝防之費、又在其外、甚矣、民生之難也、况氣有寒濕之變、時有風水之災、百日之功、或一朝而敗之、衣不足以蔽其體、食不足以果其腹、而為之吏者、方且責租徵賦、朝夕號其門、雞犬且不得安、民不堪其虐、則賣子嫁妻、以救一旦之急、終亦不免相與為溝瀆之腊、可不大哀乎哉、是以古之明君、少則潛於民

身車遺稿 卷之三
間、及立即位、備知小民之依、仁政渥澤、若爪就痒、天下唯恐斯君而有疾病、尚何叛亂之足慮哉、及至後世人主益自尊大、雖百里之君、亦不肯出深宮之中、其所親暱、唯婦女便嬖、而日夜所為、則非奢靡驕暴之事、必淫褻惑亂之游、如是圖者、亦在所斥而不視、欲國之安且富、豈可得焉哉、昔者宋蔡京指器中飯、謂其子曰、汝輩試言是物何出、長子應聲曰、出於臼、次子沈思久之曰、似是出於苞、京大笑、嗚呼、京為宰相、執天下黜陟之權、而至使其子不知米所出、金虜之蹂躪京邑、非不幸也、今之執政柄者、海內不下數

百人、其位權不能及京百分之一、而驕奢之極、其子往往不辨菽麥、則世人相與咨嗟推尊、為高貴不可及、世運之降、乃至此、我恐金虜之禍復起於今日也、宋鄭俠作流民圖、以獻其主、其主感動、幾廢新法、圖畫之感人、固有勝於上書萬言者焉、誰與為我獻是圖者、我雖為之執鞭、亦所不辭也、

楠公贊

智伐群雄之謀、勇折萬卒之氣、據數仞未完之城、激四海敵愾之志、終能滅逆焰於既燎、拯皇統於將墜、偉矣公之有大造於天地也、然是尚有可言者、陪臣

執國命、僭逆滔天、天特假公手、漏其念、悞神明、森羅
我不敢謂不然、至賞薄而不怨、謀斥而不恟、自知必
死、而逍遙就命於元戎、又勅其幼兒、全報國之始終、
天下古今、獨有公而已矣、而世或以成敗論事、謂窒
而不通、寧知時事不可為、而誠忠大義、扶植名教、有
千載而未窮者哉、嗚呼、盛矣哉、

息軒遺稿卷之三終

